



跨度新美文书系
Kuadu Prose Series



Bitter and
Sweet

苦乐年华

王永娟

◎著



- ◎地铁男女◎布谷鸟叫了
- ◎海峡那边◎分离焦虑
- ◎童心◎冬天的树
- ◎父亲的花园◎小红
- ◎开花的泥土◎爱上一座城
- ◎父母爱情◎最美的秋天
- ◎苦乐年华◎姐姐
- ◎秦腔和一些难忘的记忆
- ◎老五◎书店情结

中国文史出版社

THE
PROSE

跨度新美文书系
Kuadu Prose Series

Bitter and
Sweet

苦乐年华

王永娟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乐年华 / 王永娟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10

(跨度新美文书系)

ISBN 978 - 7 - 5034 - 9560 - 1

I. ①苦… II. ①王…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1561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8 字数: 241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开花的泥土（代序）

贾一震

读完永娟老师的文字，我想大哭一场。因为就在我不断地被永娟老师质朴而深情的文字感动着的时候，突然注意到了文末的写作时间。

这个集子里的作品大多都写作于2009年暑期和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这两个时段，而这也就是永娟老师工作十年以来，唯二的，稍微有些空闲的时段。2009年暑期，那是她结束了内高班语文教学工作要到国际部去的空当。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那是她结束了高三工作之后教一个班语文的一个学期。

永娟老师告诉我，她原本是想将她的这个集子命名为“偷闲集”的。她总是觉得自己是从时间老人那里偷得的这点儿闲暇，每每提到自己的“闲”，说起自己坐在家中读书、给女儿做饭、陪女儿读书的惬意生活，她的笑容总是显得有些调皮而自得的“萌”，我也总是会产生一点儿清风徐来的小情绪。可是，当我读完她的这些文字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想起了我在3月17日的全国校园文学工作上的发言《做泥土的事业》，我在发言中说：在潞河人格教育的沃土上，我们语文老师是有做泥土的事业的自觉的。我引用了潞河走出来的教育理论实践家金熙寅老师的话：“让我们做泥土的事业吧，把千万棵花孕育得根深叶茂。”列举了潞河校园中具有“文艺青年”特质的李岫泉、张丽君、黄耀新、王永娟、韩丽、邵坤等老师——当时我是真的颇为自豪啊！——我们潞园中培植文学花朵的泥土那可是相当肥沃的啊！

我想起了永娟老师的父亲和女儿——我们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邻居，我经常在楼下看到他们祖孙二人，一个因为瘦而显得高的儒雅老者和一个因为小而显得注意力水平惊人的馨馨。想起了我们一起在楼前的一小块空地里“种庄稼”，一起看楼脚窗台下蜗牛爬过的白印儿。可是啊，在我的记忆里，却没有永娟老师和她女儿在一起的镜头。去年通州区吟诵比赛的现场我接到永娟老师的微信，知道她作为家长在观摩孩子们的比赛，可是在表演的小朋友中间，我却辨识不出哪个才是和我一起玩儿过的馨馨了！

鲁迅说：“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地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地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我想说：永娟老师就是鲁迅先生所讲的“有灵魂的”“艰苦卓绝者”，是一块“开花的泥土”。永娟老师找我写序，大概就是因为她比我做泥土的时间更长一点儿，从时间老人那里偷得的闲暇更少一点儿，甚至我还觉得，她有点儿让我眼馋得心眼儿里都流口水的小调皮。

真希望我们这些泥土上没有跑马啊！真希望我们都能从时间老人那里多偷点闲暇啊！真希望我们每一块泥土上都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啊！真希望每一块泥土中的“灵魂”都不被窒息，都能在自由的空气里开出花朵来啊！

2017年4月2日

目 录

开花的泥土（代序）	贾一震 1
-----------------	-------

第一辑 故乡童年

秦腔和一些难忘的记忆	3
布谷鸟叫了	8
遥远的中秋节	12
小红	15
最美的秋天	20
吃面情结	23
腊八	28
年底杂忆	30
家乡年	38
槐花香	43

第二辑 至爱亲情

父亲的花园	49
一路有你	54
母亲教子	57
父母爱情	63

姐姐	66
一针一线总关情	69

第三辑 青春之歌

苦乐年华	77
339 语录	81
老五	84
删不掉的记忆	88
我的高考	92

第四辑 菁菁潞园

教什么学生吃什么饭	99
潞园十年	102
潞园风物记之萱草	107
潞园风物记之榴花	112
潞园风物记之槐	118
潞园风物记之博唐亭	122

第五辑 生活点滴

我逛西单图书城	129
我和 NBA	131
地铁男女	134
我知道的季羨林	137
生活情趣	139
写在本命年来临之际	141
父与子	144

说“群”	147
“诗意地栖居”	150
冬天的树	155
说“闲”	157
新年絮语	161
感谢那些有诗的日子	163
书店情结	168
爱上一座城	173
我为什么喜欢写“过去”	176
读书的人	178

第六辑 读书杂感

十六年后重读《平凡的世界》	183
我的宝书	188
读《五猖会》有感	193
“情种”陶潜与“暖男”鲁迅	197
海峡那边	203
重读鲁迅有感	207

第七辑 初为人母

送给孩子的礼物	213
我家有个西游迷	217
拙劣的“老师”	219
我家有个西游迷续	221
善良的宝贝	223
女儿读过的书（一）	225
女儿读过的书（二）	228

女儿读过的书（三）	232
女儿读过的书（四）	234
美好的读书时光（一）	238
美好的读书时光（二）	240
美好的读书时光（三）	242
成长，从暑假开始	244
小心翼翼地保护孩子读书的兴趣	250
分离焦虑	252
童心	254
诞囧	257
孩子，我们的童年如此不同	262
用“时”和用“心”	265
写给孩子的一封信	271
后记	王永娟 275

第一輯 故乡童年

秦腔和一些难忘的记忆

自从大学四年读小说读到恶心，最终拿到一张本科文凭至今，再没读过一本小说。近日，一股乡愁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突然想看看贾平凹的《秦腔》，借以慰藉思乡之苦。

“五一”去地坛书市闲逛，在旧书云集的书摊上竟然发现了《秦腔》！一看是200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还不算太旧，抑制着兴奋，假装出一副可买可不买的样子和书商砍价。六块钱，成交！付了钱，拿起书就走。

果然买对了书！《秦腔》虽然以贾平凹故乡商洛一个叫棣花街的村镇为原形，但里面写的人和事让我感到熟悉、亲切。小说中的人物会让我不时地想起我的同乡的面影。尤其是小说的语言，很多陕西方言土语，读起来简直太亲切了。曾经看过一个关于贾平凹的访谈节目，贾平凹一口乡音，再看他的小说，我敢断定，贾平凹是用陕西话思维并写作的。所以在读《秦腔》的时候，我有意用普通话读，再用陕西话读，其间的差别太大了。普通话根本表现不出小说的韵味。

秦腔贯穿《秦腔》的始终，读《秦腔》的过程中，我的耳边也仿佛有咿咿呀呀的秦腔的声音。关于秦腔的回忆就像开闸的水，不断地涌上心头。

家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听秦腔、唱秦腔。只要听见大喇叭里传来秦腔的声音，就知道哪家要办丧事了。到了晚上，葬礼刚一结束，锣鼓、唢呐、二胡齐响，戏子们早已装扮起来，正式开唱。惹得村里的戏迷们成群结队地去看。戏一直唱到午夜以后，戏迷们才意犹未尽地哼着刚才听来的唱段，边哼边摇晃着身体走回家去。第二天白天，还会唱半天。一

场丧事下来，主人家花钱不少，筋疲力尽，戏迷们却过够了瘾。

我还记得小时候，村口有一个露天的大剧场。戏台宏伟，应该是那时候村里甚至全乡最好的建筑。一到农闲时节，就会唱大戏。邻村、邻乡，甚至邻县的人都会赶来看戏。有亲戚在我们村的人会住下来，有吃有喝，踏踏实实地看几天戏，让那些外乡人羡慕不已。大家都爱看戏，来看一次戏不容易，于是就会有人主动邀请素不相识却因看戏结缘的人去自己家里住。晚上的戏最热闹，看戏的人也最多，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儿都不过分。而且，这片人海，不时地还会掀起巨大的人浪。台上锣鼓喧天，戏到了高潮部分，台下的人为了看得更清楚，就开始互相拥挤。人浪一下推到前边，又一下倒在后边，一下向左前方涌去，一下又涌到了右后方。只听大人喊，小孩哭，男人怒吼，女人尖叫。台上台下，好不热闹！第二天早上，剧场寂静无声，但见偌大的场地上，落满了布条、帽子、围巾，还有各式各样、大小不等的鞋子，而且多是难以配成双的单只鞋。可以想见前一晚这里混战的场面。

白天的剧场也很热闹，台上虽然不唱戏，但台下却是小商小贩的舞台。卖甘蔗的，卖油糕、麻糖的，卖花生、瓜子的，卖豆腐脑的，卖凉粉的，卖泡泡糖、气球的……多少小孩围着这些货摊馋涎欲滴，多少小孩缠着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要钱买吃的、玩儿的。父母不想让孩子当着亲戚的面瞎胡闹，就忍痛给上几毛钱，还没等叮嘱完“省着花”，小孩早拿着钱一溜烟似的跑了。剧场的扩音器里除了放秦腔，还会放流行歌曲，都是从来没听过的洋腔洋调。就是从这里，我学会了唱《酒干倘卖无》。若干年后，才知道原来是首台湾歌曲。

虽说是个乡村剧场，也来过不少秦腔名戏团、名角。郭明霞、任哲中等都是乡亲们茶余饭后、田间地头闲话的对象。长大以后，听见人说任哲中去世了，我还莫名地伤感了一下。虽然我根本就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唱的什么戏。

后来，剧场衰落了。戏台风吹雨淋，一部分自然坍塌，一部分被人拆去了砖头，慢慢地就消失了。偶尔，村里人还会想起昔日的辉煌，谈论一阵，回家去看电视上的戏曲节目。

每到星期六的晚上，你从村子里穿过，会听见家家户户的门缝里传出的此起彼伏的秦腔。那是电视里正在播放戏曲节目《秦之声》。不知从哪年开始，《秦之声》举办秦腔擂台赛。一到周六晚上的八点钟，街道上再不见一个人影，都守在电视机跟前看谁能得冠军。从周冠军到月冠军再到年冠军，一直关注下去，其热情不亚于现在人看超女、快男的比赛。晚上看电视，白天在地里一边劳动，还要一边品评：你说那谁，包公唱得真不错。那谁唱《周仁回府》，太像任哲中了……有一年的年冠军是我们邻村的一个妇女，这下更不得了了，关于她的传闻不绝于耳：听说她从小爱唱戏；都是跟她爷学的；到处有人请她唱戏，出场费好几千呢；都出唱片了……正说着年冠军，有小孩过来问他妈妈要零花钱，他妈妈就骂道：“你看我这碎尻^①，就知道要钱，你有本事也给咱唱戏挣钱去！”小孩回道：“你咋不去呢？”惹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隔壁五伯家，从早到晚放着秦腔磁带。暑假的早晨，天气凉爽，我想多睡会觉，每次都被高分贝的秦腔声吵醒。除了我抱怨之外，好像也没人觉得讨厌。有路人从他家门前经过，还会冲着五伯喊：“五哥，唱得好，声再放大些。”声音果然又提高了几个分贝，我晕倒。

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家人也喜欢秦腔，但没到痴迷的程度。母亲早早起来，把家里收拾得干净利索，伺候全家老小吃过早饭，我们各人做各人的事，她也开始做自己的活计时，总是带着喜悦、满足的神情唱上一句：“一家——勤劳——有——活干。”我有一次问她：“妈，接着唱啊，你咋每次都是这一句？”母亲呵呵笑着说：“就会这一句。”但这句唱词和母亲唱戏的样子却永远鲜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父亲喜欢听秦腔，每个周六的晚上看《秦之声》，每天中午午睡的时候，耳边放着收音机听秦腔（我有时候真怀疑，听着那么吵的秦腔，他能否睡着）。但让我最难忘的是那次父亲唱秦腔。那年，我们家出了一场变故。母亲生病住院，远在宁夏的伯父突然去世。父亲瞒着爷爷去宁夏安葬了伯父回来以后，继续在西安的医院和家之间来回跑，一边照顾母亲，一

^① 家乡方言，意同“小东西”。

边照顾家里。正赶上秋收，哥哥姐姐都在大学读书，家里只有八十岁的爷爷和刚上初中的瘦弱的我。父亲一个人扛起了秋收的活。我虽也跟着他去田里，只能干一些轻松的掰玉米棒的活。干累了，父亲叫我在一边歇着，他掰完玉米棒，又开始抡起小锄头挖玉米秆。我躺在倒下的玉米秆上，晒着秋日的阳光，不一会儿，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被一声秦腔惊醒。睁开眼，看见父亲已经在离我很远的地方挖着玉米秆。是父亲在唱，不，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吼。秦腔中有一类悲壮激昂的调子，在外人听来就是吼出来的。我不懂父亲唱的是什么，但是隐约觉得父亲心里有苦，他是在借秦腔发泄，也是在给自己鼓劲。有同村的人经过，听见父亲在唱戏，开玩笑说：“二哥还能唱出来？”我听了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我们家早已渡过了难关，父亲回忆起这件事说：“他们哪里了解我当时的心思啊，还以为我傻了吧，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还在那儿高兴地唱！”

哥哥知道很多秦腔故事，经常给我讲这讲那。我生平只完整地看过三部秦腔戏，是很小的时候和母亲、哥哥一起看的。正是因为一边看，哥哥一边给我们讲，我才有耐心、有兴趣看完它们。分别是《屠夫状元》《三滴血》和《铡美案》。完整的戏剧情节已经记不得了，只大概记得《屠夫状元》是一部喜剧，好像是讲一个屠夫，是个光棍，但人很善良，救了一对母女，最后又有妈又有媳妇，一举两得。《三滴血》好像讲一对从小失散的亲兄弟，经历了各自不同的命运，长大后相遇，想要认亲，却有坏人从中作梗，于是告到县衙，滴血认亲。县官是个昏官，说两人的血滴在水里，如果粘在一起了，两人就是亲兄弟；如果粘不到一起，就要把他们打散。结果，滴到水里的血粘不到一起。县官就得意地唱：“……不粘连，唉，不粘连……”自从看了这出戏，我老缠着哥哥想试一试滴血认亲是真是假，但总没有勇气自己刺破自己的手指，只得带着遗憾作罢。《铡美案》，尽人皆知，讲的陈世美、秦香莲的故事。其中，包公的唱段很有名：“王朝、马汉，吼一声……”一般想试试自己嗓子的人都会吼这一段。

我不会唱秦腔，但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唱《血泪仇》中的几句：“背地里骂老蒋，你是一国委员长，为什么你的部下个个似豺狼……”这是男

声，可笑的是，哥哥每次学唱秦腔正好和我相反，唱女声：“许翠莲来——好羞惭，悔不该——门外——做针线……”好像唱的是一个寡妇在门外做针线活，招惹了一个秀才进家来，惹出一些飞短流长的故事。哥哥用尖细的假声一唱，逗得全家都哈哈大笑。

我不喜欢听秦腔，就像我不喜欢听其他剧种一样，总觉得节奏太慢，一句话咿咿呀呀地唱半天，让我偶尔听几段还可以，断不能一本正经地听上半天。好久没有回家，也好久听不到秦腔。现在看《秦腔》，却想起这么多和秦腔有关的事。看来，不管我喜不喜欢秦腔，它早已融进了我的生命。只要它和我的童年、我的亲人、我的故乡难分难解，我就会永远记着它。

2009年5月5日

布谷鸟叫了

某日清晨，被一阵很有节奏的“咕——咕”“咕——咕”的鸟鸣唤醒。仔细一听，是布谷鸟的叫声。小时候在家里，一到夏季，总能听到布谷鸟叫，却从未见过这种鸟长什么样。于是望向窗外，在笼罩校园的绿荫间搜寻布谷鸟的影子。

时过端午，天气逐渐炎热起来，校园里的树荫也愈发浓密。一群白色的鸽子穿过浓荫，在蓝天上盘旋一阵，画一道优美的弧线，又消失在林间。目力所及，看不到鸟影，耳边却分明能听见布谷鸟一声声的鸣叫。我的思绪被这叫声牵引着，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在我的家乡，布谷鸟一叫，意味着收麦子的时节就要到了。布谷鸟的叫声用陕西话音译过来是“算黄算割”“算黄算割”。它在告诉人们，麦子要一边黄着一边割，而不能等到全黄了再割。因为麦黄了，不及时收割，几天大太阳晒过，麦粒就会熟透脱落到地里，捡也捡不起来。有句谚语说，布谷鸟叫是在呼唤“阿公阿婆，割麦插禾”。但我总觉得没有这句“算黄算割”来得形象，来得有韵味。不信，你默念两句陕西话的“算黄算割”“算黄算割”，再去听布谷鸟的叫声，就会发现，它分明就是这样叫的。

对农民来说，一年当中，最紧张的劳动就是夏收。太阳毒毒地晒着，布谷鸟高一声低一声地叫着，催促人们抢收小麦。只见金色的麦浪中，收麦的人们半蹲在地上，身体一上一下，不停地挥舞着镰刀。汗水顺着黝黑的脸流到黝黑的脖子，最后滴到黄土上，瞬间蒸发，一片片麦子便降服地倒在脚下。边收割还要边打捆。先割下一大把麦秆左右手一分为二，迅速